

江西通志稿

第八九册

卷之三

通志稿

戴相國神道碑

清包世臣

公諱均元字修原號可亭姓戴氏江西大庾縣人也戴氏祖南唐柱國忠恭公世居安徽休寧縣之隆阜紫竹園二十五傳至公曾祖諱洪度自隆阜遷江蘇甘泉縣之西浮橋戴家村祖諱時懋携二子旅食大庾考諱珮始著籍為貢生自考以上三世俱贈光祿大夫曾祖妣湯祖妣傅周梁嫡妣溫妣江俱贈一品夫人國家求舊多世德常熟蔣氏桐城張氏漳浦蔡氏陽湖諸城兩劉無錫嵇氏大庾戴氏皆繼世入相常熟桐城漳浦諸城無錫以父子陽湖大庾則叔姪然自憲廟設立軍機處為政府內閣唯受已成事是故班首百寮而不入軍機與值軍機而官在尚書以下者猶皆不得為真相當熟兩相在未設軍機處以前桐城後再世閣臣值軍機者唯大庾而已齊廟時輔政之久莫如文端公而公為其季父文端公之父諱第元官太僕寺少卿者實公伯兄文端公之兄心亨與公同以乾隆乙未成進士散館省授編修戊戌文端繼之以

首選除修撰父子兄弟並在詞垣提學典試交馳南北階雖
而天下翕然稱西江四載已無與比隆盛者公年十二少僕已官
翰林未幾主江南試事而公力學勤苦如寒素赴課應試率徒步
篝燈山寺誦讀常徹夜泊通籍以迄當軸起居服食唯具性坦白
無譖町履折居政府一切導人使盡言擇其善必推功焉外誤
則以身任務欲遮蔽過失便得竭心力比壽登耄耋以相國予告
天下達尊一身具備地方大吏又學門下士及再傳弟子而公恂
恂怡怡與故鄉父老話桑麻尋釣弋鶩蹠後進若不及接禮
賓客雖甚卑幼皆敵體群從百數居鄉黨無子弟之過莫知為相
國孫曾者漢之石氏唐之柳氏不能過也嘉慶丁巳文端趙授軍
機大臣戊午冬公以學差還都故事內外大臣親屬任科道者對
品迴避公宦掌京畿道例改六部員外郎純廟命以科道應升之
鴻臚寺少卿候補時嵩訓政燕翼謀至深遠見公才器堪大受將
試以事不欲使更滯郎署也次年眷廟親政喜繼善述既補實旋

光祿寺少卿庚申春擢大理寺少卿不半年累擢詹事府詹事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嗣是四五年間文端柄政公亦游歷卿貳及總理內務府工程處監修督堵駁驅無虛日乙丑冬南河事亟黃淮奪運達瓜洲江口西風掣高堰石工瞬息數百丈有萬粒粉運河碎磁高堰之謠公馳往籌度空重糧艘以俱達丙寅秋初將北轍忽授南河正贊公偕副贊徐端晝走風沙夜核文簿堵合黃河之周家堡郭家房王營咸堤陳家澗運河之二堡壯原墩高堰之義字填折修患濟正越閏大工次第舉矣拜太子少保及花翎之賞而各工當修治者尚多積勞遺疾不可支戊辰正月得假歸里門四月兩江總督鐵保請帑六百萬帑培汰黃隄分別銷摊歸欵睿廟以斯事體大命文端偕覺長文敏公赴工審度並諭文端曰清江距江西不二千里使事畢卿叔父故文端紀恩詩有此去竹林勤問訊親傳天語到柴門之句以頃刻不可離之重臣恩予往返四千里以省視公則自漢氏以來史冊紀載所未見聞蓋睿廟安

重之意已于是乎定矣是年冬公起病左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己巳春視順天學不數月以花戶積蠹案煩核辦擢倉場侍郎卒
未文端薨逝給公假一月為治喪癸酉秋杪南漕既歸太倉而東
睢工漫口改東河總督時逆匪竄聚不常曹充濟當運道處伏莽
尤多又徽山湖蓄水垣絕不敷浮逞公飛飭各糧道軍法部勤丁
枕水手戒嚴備行河員編導坡水集湖以濟運空艘得盡數南下
甲戌春以吏部左侍郎召途次擢都察院左都御史抵晉禮部尚
書丙子調吏部丁丑以原官協辦大學士戊寅春入直軍機處冬
授尚書房總師傅庚辰春拜文淵閣大學士晉太子太保管理刑
部七月公偕滿相托文恪公扈蹕陽圓甫駐蹕聖躬驟有疾遂不
豫變出倉卒從官多皇遽失措公與托相國督近侍檢御僕十數
事最後發金盒得寶書即宣示奉今上即大位率文武隨瑞邸成
禮乃發喪中外宴然公歿歷數十年凡有興作率依據成式去已
甚不事搔爬為激矯驚衆之行故事辦而無赫赫名至是乃大服

及梓宮還都都下有謂遺詔中措語微誤者事聞托相國及公並退出軍機處旋充寶錄館正總裁脩故相國英和相度萬年吉地督興工作甲申公年七十有九詣乞骸骨上賜詩寵行准馳內河水驛所在官護送在籍食全俸乙酉公八十頒賞聯匾珍異有加丁亥就加太子太師戊子重赴鹿鳴既奉頒三朝耆舊之額適寶華峪地宮滲水被嚴旨與英相國同逮籍家產合計田房衣飾才值萬餘緡上意漸解除名放還又十三年以庚子九月初七日薨逝高年九十有五哲嗣詩亨卜以是年十二月十八日葬某所之原與夫人合祔禮也夫人崔氏同邑人長于公二歲前公卒十三年長子即詩亨由縣學生薦戶部員外郎晉郎中侍養在籍以公故褫職旋賞給七品頂戴齒幾曰耄依依膳下如嬰兒人呼為小菜子次歲享晉亨俱前卒公以晉亨為叔父貤贈光祿大夫瑞後孫曾孫四世孫公衡文差任主試者五庚子江南戊申湖北俱以編修甲寅浙江以侍郎卒己順天以相國

任學政者四己酉四川以編修乙卯安徽以侍御庚申山東接任
以理少已已順天接任以副憲任會試總裁者三壬戌以閣學丁
丑以參知己卯以軍機大臣一讀乙丑殿試卷一讀甲戌拔貢朝
考卷教習庶吉士者二水利差督辦東河衛家樓大工查辦南河
工程查勘直隸永定河應否改道查看山東張秋運道通阻及河
南馬工堵築者二馬工之役時當涒寒其行也上手賜酒一卮為
自來遣使所未有內官則充日講起居注直文淵閣事經筵講官
管理戶部三庫歷翰林御史鴻臚大理詹事吏戶刑工四部
左右侍郎兼戶工兩部錢法堂都察院正副堂官禮吏兩部尚書
尚書房總師傅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刑部太子少保太子太保
太子太師外官則南陽倉場東河各總督五十年經手事宜鉅細
畢舉唯膺睿廟特簡欲以公之清慎誠慤變內務府積習使為總
理而三督工程皆以獲咎嘉慶中監修吉地失察工弊奪一官褫
官銜花翎不旋踵而俱復者聖明曲體其不逆不億也裕陵隆恩

殿專金四柱俱丈二圍大木而十五六年之頃遂致蠹朽寶華峪
泉涌地宮則皆人意料所不能及然後知舊例內務府事務不使
漢臣參預良有深意矣公門端至咸登黃閣柄樞廷有與公相後
先者躋卿寺持節鐵砂內外臺省至百數多有可稱述而陽湖李
兆洛荆谿周濟秀水王良士雖不達並以博學雄文知名當代唯
世臣應童試時公于本署觀風集生童至千四百而榜高第止世
臣一人世臣故荒落謬以名氏為字內通儒所齒然風膽中真賞
僅一遇公世臣初隸弟子籍即承召追陪杖履袁圃傳舍尤為朝
夕馬蘭鎮行館侍談達旦習公最久公之葬也世臣與在執绋謹
次公行治以詩于麗牲之石其辭曰有福百世忠恭之慶自徽徂
揚為光庾嶺齊端揆席實行相事導公先路公猶有子公齒初壯
已賦鞅掌八十懸車永式喬長期日期頤怡神邱壑稱道不勑允
矣舊學公之經德持寶貴讓言各有蔽理憂泉壤

康熙丙寅

皇

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

治隆三

代

道邁百

王

武功

有家

者

者

者

者

者

者

康熙丙寅，皇上御極之二十有五載也。治隆三代，道邁百王，武功振而四海澄清，文德敷而萬方於變。士多操縵安絃之樂，野有給人足之風。議禮考文，垂千秋之令憲；巡方省獄，洽億姓之歡心。

受正朔者已極雕題鑿齒之衆，頌盛德者不假瑤環銀甕之詞。郅隆之盛，亘古以來所未及也。臣世鼎猥以樗質，持節西江，察吏安民而外，仰見皇上崇儒重道之盛心。凡有興文造士，可以敷揚聖化者，勉力圖維冀効萬一之私。伏查南康府屬廬山之麓，有白鹿書院，原係唐太子賓客李渤讀書之地。宋初置書院，頒賜九經及

朱子知南康軍疏，請勅額經書塑奉先聖先賢列像，聚徒講學。而規制益宏，自是以後，代有興替。我國初前撫臣蔡士英亦加修葺，近復漸至廢頽，遂檄令前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高璜會同

布政使臣張所志按察使臣孫蘭分巡饒九南道副使臣查培繼公同計議，專委南康府知府臣周燦、鳩工庀材，重為修理。於是廢者葺之，傾者補之，應創置者增飾之。若殿宇以安先師，堂廡以居

師長號舍以處生徒倉庖以備日用以及亭臺為觀瞻之美橋梁
為往來之需不踰時而煥然一新乃延南豐鄉紳臣湯來賀以主
洞事開筵授講四方之士負笈而至者以千百計彬彬乎極一時
之盛矣復蒙皇上允臣所請勅賜御書匾額經書隨復檄令南康
府知府臣周燦於書院內東南夾壘之地建閣一座供奉所頒書
籍以昭敬慎之忱乃棟桷瓴甓之工亦僅兩月告竣時同裏具成
者見任提督學政按察司僉事臣何棟督理驛道僉事臣王克善
分巡贛南道僉事臣丁煒南康府同知臣陳琅通判臣甯立隆星
子縣知縣臣趙世福分董其役者南康府經歷臣劉從恩照磨臣
胡發也臣竊惟自古帝王凡發一令行一事非但立法制於一時
亦以垂顯庸於後世我皇上以睿哲之德建中和之極君道與師
道而並著治統偕道統以同昭今書院之興雖在一方傳之史冊
千百世而後頌皇上之聖神文武者茲亦其一端也不有紀載之

文何以風示奕模臣不揣固陋謹拜手稽首序次其事而系之以
頌頌曰兩儀嬗化五精邈運海潤日輝見離出震歷世相承功高
德峻重熙累洽皇圖丕振爰及我后惟睿作聖既奏武功亦敷文
命一人作則萬方以正堂哉皇哉於斯為盛微臣持節濫廁江潯
仰承聖化逖稽儒林白鹿呦呦洞闢山岑功成入告悚懼彌深帝
曰俞哉惟汝所請乃命禮臣併咨祕省寶篆焜煌琅函彪炳遙望
五雲光涵萬景相地諏時飛閣傑構五老倚檐兩湖環甃朝日出
林晚烟迷岫名山勝迹大江之右臨川彩筆豐城寶劍天章所被
景物爭煥賓客書屋知單講院九疊屏風另開生面羣工鏘鏘兆
樂地堯曰文思舜曰文明帝德光華異代齊聲蟲蟲鳴萬古鴻
名匡山並峙蠡水同清

贛關蠲除船稅碑記

清

宋

肇

古之關以察非常後因稅其貨豈徒爲國家開利源哉蓋隱寓崇本抑末之意俾國家不貲之貨僅助於商不至重徵田畝以厲農亦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道也然緣利孔日增稅務浸重遂致漸失其平蓋不佞肇自宦游以來南北舟車所至其高目於商困久矣

今上十有七年肇自刑曹奉簡命榷關於贛贛故閩粵孔道而商賈舟楫所輻輳也肇於是日夜籌所以搜蠹剔弊凡尺寸權衡之不如法者正之額外之腋入者已之至則例所載朝廷額餉在焉雖欲寬而不敢也獨貨物正單外又有船稅非典制之舊稽之故籍往時借以供修造兩關廠船及幫四季費冊人役船夫之用今貴冊火牌已裁而額銀又奉文解省舟車之費更何所需是船費

確乎宜革顧宜革而久不革者何也利其入而撓之者眾也不佞
竊念九江蕪湖諸關有算商貨者有算船料者大抵取此則蠲彼
未有船貨並稅如賴關之屬商者易不云乎損上益下曰益損下
益上曰損與其瘠諸商也毋窟瘠諸官且夫立法善則吾為官之
瘠止於一年法不善則商之害被於世世而無已吾奉朝廷命通
商以補不足原非病商而求有餘吾敢負吾心以負朝廷哉爰與
同官筆帖式昂居進胥吏而庭告之諭以商之疾苦船算之非制
立為蠲除猶恐後之居子復行之也故敢以不文之言勒諸石今
夫除一弊法難創一弊法易循例而行弊法尤易之易也先行者
禦人而取貨踵武者則以為當然而無過矣後之居子其慎毋輕
言復船算哉不啻惟是凡關政之無益於國有害於商而不佞智
所不及知力所不能去者一切與為改革則上利國而下利民為
官者之子孫實陰陽焉此又不佞所荷祀而求者也

知贛州府賜公德政碑

李元鼎

賴之臣服大清在順治之三年丙戌越大載壬辰我郎公來知郡事凡四年乙未公以從子撫軍江右例引避士民皇皇相率伏虔臺乞留公候代虔臺為請於朝允之從民志也又一年丙申公行百姓又相率乞再謁不得乃祠而祝公謀紀公大政之在賴者書於石蓋願公之久於賴不可得恩傳公之德澤以久於賴也適予遊崆峒間紳士以言請予與中丞交有日壬辰予弟過廬庶常姪仲章學使興公猶子內輪同譜誼甚篤予何敢辭竊念天子思賴劇郡非才無以勝任而渝快地公初守潭源有能聲吏部臚其狀以聞上特命公名賴賴至今日豈易治哉天下有時值其難眾人倉皇遜謝不敢志士則攘袂而起乃功之易成也事處其難眾人倉皇圖措豪傑則奮臂以圖乃德之易見也賴兩經角距烽燧晏真戶

籍僅存者以百計幕府將軍之士櫛此關處市肆舟車米鹽布帛
撫蘇之利悉奪之民不敢與比數也又地當閩粵之衝用武無窮
日雨王專征諸大將軍更代往來於此者五皆以此為息馬地芻
豆槽櫬控羈廄廠之屬咸取給焉館舍錄牽陸異車馬水具舟楫
人夫之推輓者幾倍是又司農以江右漕粟佐粵軍者萬計丁男
負未度嶺不止以萬計闖屬苦之瑞汀之界巨寇披猖道中梗民
無宿宇凡此開創時之難為者也至於城垣頽廢櫓樓庫圮學宮
為武庫為馬廐鞠蕪草矣生徒死喪零落武健之吏又從而推折
之士氣盡矣予遺之民郭無屋可處田無犢可耕一二逐末者既
不能大居積操奇贏不過錙銖蠅營而稅征之行奪之有不得其
平者以訟聞聽之以賄以干請以鍛鍊而不以其情也又時叢
勝往郡檄下屬邑如雨胥吏夜呼村落間雞犬驚吠幾無聊生之

民矣凡此皆草創後事之難為者也公深知其難初至之日以宋
趙清獻文信國知饑以惠閭必寶儀之且憊憊於尊卑屏惡頗其
堂以自啜啜詔僚吏父老而諭之曰天子以此邦卑我軍興之寄
國之大政在焉我不敢忘又曰天子以爾民卑我閭利病兆民
之生死寄焉我不敢怠以身為招徠曰而民來歸民來歸則勢重
而太守尊太守尊而將卒之勢乃不敢與太守抗而百姓安此交
相恃之理也於是呼而集者數萬人公之政乃決第具舉野無
不耕之土市有漸積之風王師大帥絡繹而至公治館垣戒舟車
資糧屢屢秣馬脂韋供餚無乏人人稱其才往往有度師衽席而
民不知者至遲米入粵公給帑募役不煩丁夫兩殲大寇靖瑞邑
民其人而廬其穴食土輸租矣最難者往年班師大將敕飭營具
善操舟者下賴石礮將乃大搜居民以應雖士人不免兵民徇徇